

馬子愷 編著

古 文 精 萃

馬子愷著

畫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馬子愷
編著

古 董 學

精
良
品

序

古董馬一往直前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古璽精華 / 馬子愷編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40-5629-1

I. ①古… II. ①馬… III. ①古印(考古)－中國－圖錄 IV. ①K877.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005128號

策 劃 浩瀚文化
責任編輯 程 璐
責任校對 張陳麗
責任印製 陳柏榮
封面設計 浩瀚文化

古璽精華

馬子愷 編著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網 址: <http://mss.zjcb.com>
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製 版: 山東浩瀚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山東華立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16.25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340-5629-1
定 價: 48.00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前言

馬子愷

中國印學之中，古璽以其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涵、獨特的魅力為藝林矚目。『璽者，印也。璽印者，古今持信之物也。』以方寸之地囊括大千，集百長於一體，今衍化為篆刻藝術。文人墨客，寄情於印，明志於印。有譽為藝術寶塔塔尖之明珠，誠中華文明之符號。

古璽既是研究古代社會制度的寶貴文物資料，也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遺存，更是篆刻藝術最為悠久的表現形式。世界各地古代文明遺迹皆有璽印發現，中國璽印沿用至今，其起源必也久遠。當今學術界對中國古璽之源起，雖尚未定論，然《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璽印文字，足證春秋中期璽印已多用於社會活動之中。自安陽殷墟出土三枚銅璽印以來，更知商代業已初具規模。現存古璽中，因春秋時代遺物不多，各家仍持己見。然於篆刻藝術之研究也，不外乎取其高古妙趣而已。

今人所稱『古璽』，多指戰國時期印章遺物。在此，把秦前印章，統稱為『古璽』。古璽可分為官璽、私璽、單字璽、吉語璽、肖形璽、火焰璽和雜璽等。所用文字陰陽皆備，字形不同於金文，獨作一格，豐富多變，布局章法不拘一格，妙趣奇崛。古璽多數以銅作印材，亦見用玉、銀等質地。璽印的大小尺寸，各國官私皆有不同，形制繁多。功用甚廣。一曰佩帶，作為地位與

權力之憑物；二曰封緘，即鈐蓋於『封泥』之上，施用於公文、書信之上，亦可封緘器物、倉庫門戶諸類。工匠製陶，亦於器坯上抑壓璽印，以勒其名。更有吉語或格言之類見諸陶瓦。此外烙於木材和漆木器上亦有之，專用於烙印畜牲者亦有之，如燕國『日庚都萃車馬』印。戰國楚墓中曾發現蓋有長方形朱印絲織品，此類用印方法與在紙上鈐印的方法已十分類似。

古璽製作者，皆為下層匠人，當時雖非藝術作品，但同樣具有智慧與審美。古璽的特徵是逐步為學界認知重視的，自清代以來金石考據學大興，古璽始有學者專題研究，古璽的著錄和研究逐漸增多。古璽為古文字遺物中數量最多者，對於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尤其是研究文字發展流變十分重要。所以，古璽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更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古今學人識讀考辨古璽，日積月累，漸臻完善。古璽之形制、文字諸特徵，皆具清晰論證，儼為當今一門重要學科。

古璽作為篆刻藝術最精美的一部分，亦需從文字學與美學等角度進行研究。從文字學角度看，璽印文字比同時代其他銅器銘文還要多。王國維論定《說文》中『古文』為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所使用文字，即是以古璽文字為主要依據。真正對古璽文字作深入考證研究，實際上始於清代末葉，至今僅一百多年。先有王懿榮以印證史，從史學角度論證古璽的時代。同時，吳大澂於光緒九年撰成《說文古籀補》，古璽文字達五百七十餘字，代表了當時對古璽文字的認知水平，為後來古璽的系統整理奠定了基礎。民國時期丁佛言等繼吳之後對古璽文字研究又取得了新的進展。二十世紀初期，羅振玉以古璽文字與貞卜文字、吉金文字、古陶文字互為參證，進行綜合研

究，從而使古璽研究上升到科學嚴謹的學術層面。一九三零年，羅福頤編《古璽文字徵》正式出版，標志着古璽文字研究已發展至成熟時期。此後，從事古璽研究的學者甚多。有黃賓虹《陶璽文字合證》、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等著作，皆對古璽形制、時代、文字考釋有極為深入的研究。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古文字學者對古璽研究日益關注，加之新出文物資料衆多，在古璽文字審釋、形制考述、年代推斷、方國隸屬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此期間出現了大量的古璽印研究專論和專著，古璽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

隨着古璽印的研究發展，古璽印譜的搜集編印也成爲學者關注的一個方面。宋代倡興金石學，歐陽修、王俅、薛尚功等雖對古璽印略有著述，但皆考釋荒疏，體系不備。乾隆五十二年程瑤田釋得戰國古璽中「私鉢」二字，學人始對古璽的認識有了關鍵性的突破。至清嘉道間，金石學復興，古璽印大量出土，學者對先秦古璽印文辨識隨之漸多，古璽印的斷代也更趨明晰。搜集古璽編輯作譜，亦漸爲風尚。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曰：『古印一科，至道光以後，始爲精進。』道光十五年，張廷濟輯《清儀閣古印偶存》，始將戰國古璽專列一類，稱之爲『古文印』。同治元年吳式芬輯《雙虞壺齋印譜》，以『古璽』類，列秦漢印之前。同治十一年，陳介祺輯《十鐘山房印舉》，已嚴格地按古璽時代編次，在漢印之前列『古璽』和『周秦』兩類。陳介祺認古璽爲三代印，而周秦印爲周末與秦代之物，較之前又進一步。王獻唐稱：『至陳簠齋《十鐘山房印舉》出，乃一反前人之紛亂，條分縷析，界畔井然。學者就其所分熟玩，以爲鑒別

時代之標準，當無大誤。」此論甚當之。陳介祺致吳雲函：『宋以來止知有秦印，不復知有三代。今以鐘鼎通之乃定，已於《印舉》中首舉之。』與此同時，高慶齡輯《齊魯古印據》、吳大澂輯《十六金符齋印存》、吳雲輯《二百蘭亭齋古銅印存》等，亦將古璽專列一類，以別秦漢。

光緒十五年吳大澂輯成《千鉢齋古鉢選》收入古璽九百五十六方，為首部專輯戰國古璽之譜。民國年間，專門輯錄古璽的印譜相繼出現。其中較著名者有：田煥《鉢苑》、方清霖《周秦古璽菁華》等。時至近代，有了比較完整、圖文并具的古璽印譜。集古璽印大成的專譜，首推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此書於一九八一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錄了八十餘種譜錄所輯古璽，加之一全國各地文博機構所藏古璽，以及新出土古璽，共輯得古璽五千七百零八方，蔚為大觀。這部著作，可以稱之為古璽印的詞典，其規模無論從數量還是分類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對古璽印的研究貢獻極大。

當今參學古璽者益衆，但由於前述古璽譜錄數量繁多，輯錄紛雜，許多藝術價值較高的古璽未能彙集於一冊，有失人意。以今日治學條件，我們有義務總結前人心得，結合當今研究成果，為後學提供一部同時具有藝術價值、學術價值、歷史價值的古璽譜錄。經過長期努力，廣搜博取，將古今印譜重新梳理，擷精用粹，彙輯經典，遴選各類最具有代表性的古璽印千餘方，加以考釋、說明、分序，輯為一編。分官璽、私璽、吉語璽、單字璽、火焰璽、肖形璽、古印陶七部分。每印編以號碼，注明出處並附有釋文。為便於查找，還附有索引。可以說是目前從篆刻藝術

角度研究古璽的最完備資料結集，因之定名爲《古璽精華》。

這是一部從藝術視角編著的秦前古璽圖錄，所收璽印既有人們熟知的一些名作，也有未廣泛流布的新出土古璽印。余長期從事篆刻創作研究工作，深知基礎工具書對創作研究的重要性，所以發願編撰此書。目的就是盡力爲篆刻界同好提供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古代璽印資料集，希望此書的出版，對推動印學研究與篆刻創作有所裨益。

鑒古開今，繼往開來。篆刻藝術作爲人類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亟需保護與傳承。而整理彙集古代印學資料，就是對傳統文化遺產最好的保存兼弘揚。今天整理的這些璽印資料，堅信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是一些浮華空洞的論著所無法比擬的。在品賞這些琳琅繽紛的古璽印時，情通遠古，思馳三代，使心神得到無盡的藝術享受，也一定會讓篆刻家們激發出更多的靈感與創造力。

二〇一六年七月於京華雙清廬

凡例

- 本書所收古璽印乃秦前遺存印章資料，包括商代三璽與少量古印陶。
- 本書精選目前已知見於著錄的各類古璽印一千一百一十一方。分編爲官璽、私璽、單字璽、吉語璽、火焰璽、肖形璽、古印陶等七類。
- 為方便讀者使用本書，每類璽印的順序排列各有不同側重。大體以職屬、形狀、姓氏筆畫、印面大小排序。
- 存古璽原貌，所收印蜕皆爲原大尺寸，盡量選取最佳鈐本，不加修飾。
- 釋文采用前人研究成果與作者見解，皆依據印文隸定，不作另論。
- 為便於檢索，書後附錄索引，官璽按官職，私璽按首字筆畫數，讀者可據此按編號查看璽印。

目 錄

官鉢	(一~四四)
私鉢	(四五~一三九)
單字鉢	(一四〇~一五二)
吉語鉢	(一五三~一八〇)
火烙鉢	(一八一~一八三)
肖形鉢	(一八四~一九二)
古印陶	(一九三~二〇二)
『古璽精華』索引	(二〇一~二三六)
主要參考文獻	(二三七~二三八)
『昌運宮印譚』選	(二三九~二四七)
綴言	(二四八~二四九)

官 錄

春秋戰國時代的印章，統稱『古璽』。古璽風貌絢麗多彩，文字篆法變化豐富，有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其藝術形式正在為越來越多的篆刻家借鑒取用。

官璽就是官方的徵信印璽，是國君授予臣下權力時頒發的信物和憑證。官府的各種公文，必須蓋有璽印。因此，戰國時期形成了一種制度，大小官吏必須隨身佩帶璽印。印文大都是官職的名稱。陰文官璽大多是鑿印，有司徒、司馬、司工、相邦、大府、行府、將軍、連尹、工尹、工師、大夫、莫囂等官職。陽文官璽，大多是鑄印，印文有宗正、將行、后將、大夫、音夫，發弩等官職。戰國官璽一般為二點五至三釐米見方，以鑿制為主，多加邊欄或加有豎界格，其寬窄和印文筆畫差不多。另有一種尺寸較小的鑄制的朱文璽。古璽印的質地多是銅質的，也有銀和玉石的。官璽多為鼻鉗、柱鉗。

古璽的文字奇麗無比，富於變化，加之精巧生動的造型和多姿多彩的體勢納入印章後更趨精美、典雅、疏放、雄強。古璽印在章法上空靈奇異，變化多端，常利用文字的大小寬窄和筆畫的長短，巧做錯落穿插，打破平整勻滿的呆板格局，字的個體形態自然，一般不強做填滿或有意留空的安排。有些印險峻奇肆，看似歪歪斜斜，雜亂無章，然細看却斜中有正，亂中寓工，極盡巧思，於險絕、欹側中寓大平穩；也有的依字體、筆畫的自然形貌，在布白上大塊留

紅或留白的，這些印造成的疏密對比之趣，十分真率自然，絕無雕飾之氣；多用界欄格，這是古璽印一大特點，這樣豐富了印面內容，調節了印面向構，增強了古樸、靈動之氣質和形式美；朱文多闊邊，與細勁的印文對映成趣，更有凝重、鮮明的視覺效果。

于省吾先生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雙劍謬古器物圖錄》一書中著錄了三方商代銅璽，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年代的古璽印。至於釋文與用途衆說紛壇，茲列本書之端，以供研學。



004

右口王鉢



商・亞禽示



005

郊易君鉢



商・瞿甲



006

長平君相室鉢



商・列句抑直

003

001

□安信銘



鄭襄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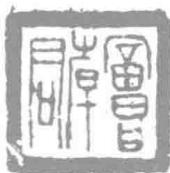
007

春安君



010

富昌韓君



011

008

陽陰都之□君璧



襄平君

012

009



016	 閼（剛）陰（陰）都司徒	013 	君之信錄
017	 平陰都司徒	014 	上輶君之信錄
018	 大司徒長勺乘	015 	方城都司徒

右司馬



019

陽州邑左右□司馬



022

足荅司馬



020

右司馬鉢



023

恪鄭左司馬



021

司馬之鉢



024



028

司馬之鉢



025

司馬之鉢



029

司馬故鉢



026

司馬之鉢



030

司馬故鉢



027

司馬之鉢